

衝刺 劉荒田

那是極普通的星期五，早上，陽光燦爛。我在核桃溪鎮女兒家，和老妻一起，帶上八個月大的外孫女，駕車回三藩市的家去。出發的時間是九時三十分。嬰兒在車後座的搖籃唧唧呀呀一陣，沉默一陣，眼睛骨碌骨碌地看着外面旋轉的世界。依然是通勤的高峰時段，上班族的車子在六條車道上緩慢蠕動。「我們有三個人，可以走共乘道呢。」老妻提醒。對了，爲了鼓勵上班族擠車，左右兩邊都有空蕩蕩的專用快線，和擁塞的普通車道車形成鮮明的對比。

我開入快線道。忽然記起，走這條線道不但快速，而且有優待，但時間有限制。我看看車上的電子鐘，是九時五十二分。只要十點前通過收費站，我就贏了。於是，開始衝刺。引擎加油，心跳加速。老妻坐在後排逗嬰兒，沒有注意。線道前方沒有車子，收費站開口遙遙在望。開口上方的液晶鐘顯示時間：九時五十六分。咬了咬牙，發狠踩油門。風聲呼呼，握方向盤的兩手濕漉漉的，汗珠從頭上滴下。太緊張了！

我並非賽車手，但二十多年前深夜下班，在金門公園旁邊的林肯大道，幾次不甘心被人超車，和對方作了心照不宣的比賽，賽程不到一英里，最後要麼自己要麼對方放棄。那是開玩笑。但這一次是較真的，爲了一兩秒鐘。車子的時速超過一百英里，有點飄。老妻終於發現異樣，吼叫：「你瘋了嗎！趕什麼？」

我沒理會，心裏回答她：「非拚不可！」不料，線道前方多了一輛越野車，它原先停在路旁，突然衝出。好在距離尚遠，我煞車，輪子發出「嘎」的怪叫。就這麼一耽擱，我進入開口的時間是十時二秒。咕嚕一聲：「真冤！」

經過收費站，車子慢下來。我還在生越野車的氣。老妻問：「如果成功了，價值是多少呢？」我怔了一下，是啊！怎麼剛才沒想到？按州交通局規定，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五時至十時屬優待時段，過橋費爲三元，十時以後是五元。只差兩塊錢，如果我因超速而吃罰單，至少二百元，還扣分；如果肇禍，出人命——我倒抽一口冷氣。

事後我作了徹底的反省。這種「趕」，其動機可用「好勝」囊括。擴大點看，人間五花八門的趕，其中相當部分，和我這「不超過十時」的目標類似，沒有必要，沒有意義。滑稽的是，近於瘋狂的競逐，一似物資短缺時期的排隊。男人在街上，只要看到長龍，就毫不猶豫地加入，耗時費力，最後才發現賣的是月經紙。一旦造成一窩蜂的態勢，「爲什麼趕」被多數人忽略，爲趕而趕，爲「輸不起」而趕，爲撿便宜而趕，爲非理性的「時限」而趕，爲魯迅名之爲「來了」的怪物而趕。狡猾的操作者看準了人性的弱點，刻意製造「趕」的氣氛，且看聖誕節前商場凌晨大甩賣，顧客冒着嚴寒在門外排整夜的隊，門一開，潮水般湧向如山的減價品，搶啊爭啊！節後，則是退貨的長龍。熱情過剩的購物狂終於發現，以衝刺的方式搶購的，多半是多餘的，不合用的。

從前，我爲在唐人街巴士站見到的「衝刺」群像納悶，七老八十的同胞，跌跌撞撞地追趕巴士，攔住已啓動的巴士，上車時閒於插隊，從人家的胳膊下鑽，向夾縫突擊，其奮不顧身，教人嘆爲觀止。我茫然問天：他們爲什麼「趕」呢？冠冕的理由，如上班，看病，受總統或市長召見，都難以成立；只好改爲：接上幼稚園的孫兒女，做晚飯，買彩票，打麻將——他們都和我在收費站前爲「最後一兩秒」而拚一般，忽略了「萬一出事」。

暖心暖胃「一碗粥」

張金剛

身體倦乏、有恙，食不甘味之時，總會有人遞一碗清粥到嘴邊，起初是母親，後來是妻子。順滑、溫潤的流食清粥穿喉入胃，如親人的溫柔愛撫、似祛病的良方藥劑，讓身心條地「暖」起來，每個細胞都在擴張、釋然，繼而美美安眠，醒來滿血復活。

粥，熬粥人，總是最暖心、最懂我。每次歸家，母親都會在簷下架起鐵鍋、燃起灶火，花半天工夫熬上一鍋豆粥，待我口乾舌燥踏入家門時，暢快來上一碗，解渴解乏、解餓解饞。燈下碼字過夜半，輕入廚房，盛上一碗妻留在灶上的清淡米粥，暖暖喝了，熄燈入睡。於我而言，最家常、最熨帖的味道，當粥莫屬。

細細品來，粥有着簡單而又複雜的品性：簡單到僅一瓢水、一勺米、一灶火，即可成粥，清湯寡味，樸素真性情；複雜到各種米、豆、穀、瓜、薯、果，皆可入粥，五味雜陳，包容而多情。故而，一碗清粥，足見創意、功力與火候。我不是廚師，但身爲家庭煮夫，自對熬粥情有獨鍾，並以此爲樂。

清晨，或沒胃口時，願熬上一碗白米粥或小米粥。看着白米粒、黃米粒，在沸水中翻騰、跳躍，直至綻成一團團米花；湯亦慢慢細膩綿密起來，粥香四溢。少時，一鍋晶瑩剔透的米粥，便可盛碗入口。一直以爲，脂稠玉濃的米粥，是聖潔而又美妙的尤物；再配一套清新雅致、做工考究、中國風的瓷寶碗匙自爲最佳，養眼養胃、怡情怡心，喝罷神清氣爽，暖暖開啓美好一天。

晚餐，或時間充裕，願熬上一鍋香濃的八寶粥，可飲可食，甚是貼心。因遠離土地，每次精心配備熬粥食材，我都因其來之不易，而心懷敬畏。那些紅豆、綠豆、花豆、花生，都是留守故土的父母，辛勤耕種、晾曬，親手捶打、剝了送來的；那些玉米糝，是母親吱呀呀推動老碾，一粒粒碾磨出來的；那些紅棗、板栗，是我多年前教過的學生，從老家帶來謝師的；那些蓮子，是遠在白洋淀的同學快遞寄來嘗鮮的；那些紅薯乾、南瓜乾，是妻子在響晴的午後，細細切了，一點點翻曬晾乾的；就連熬粥的水，也是我往返騎行十餘里從山間取來的山泉。

饒有儀式感地、虔誠地帶着一顆感恩的心去熬粥，粥也便有了情懷。揭開鍋蓋，原本乾硬的食材，經過熬製，相互融滲、浸透，米水融合，柔膩合一，變成黏稠軟糯柔滑的粥，色澤誘人，清香滿屋；喝到嘴裏，香甜可口，知冷知熱，如是在品嘗生活中的百般滋味、萬般情懷。好粥自與他人分享。常滿滿地盛上一大碗，趕着飯點兒，讓女兒端給鄰居品嘗。一碗清粥，換來鄰人燦爛的笑容、鄰里和睦的相處、女兒知禮的成長，當是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粥稱不上主食，充其量只是配餐；卻因其獨有的平民氣質、溫柔情懷，而深受推崇，甚至成爲某成情懷的引子，讓人欲罷不能、難以釋懷。當你孤獨、無依、疲累、染病的時候，粥都會不離不棄地貼心而至，給你最溫柔的呵護與滋養，進而釋懷、舒爽、暖心。每次外出就餐，我都會盛上一碗粥，慢慢喝下，因為粥裏有家、有親人、有故鄉的味道。粥懂我的胃，更暖我的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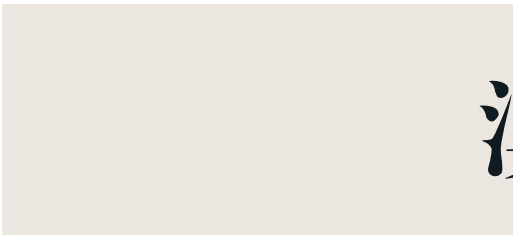
▲江蘇大豐麋鹿自然保護區為我國的四大麋鹿保護區之一 資料圖片



三、四月間，天氣乍暖還寒，在當地朋友陪同下，從江蘇鹽城向東，驅車六十餘公里，去大豐的麋鹿苑觀看世界上比較稀少的動物之一麋鹿。途中，心情輕鬆、愜意，將該旅視爲一件樂事和趣事。確實，那次觀鹿之行中真正享受到了人與自然界的交融，還有不少體會。

我不研究動物，家裏也不養寵物，但說不上是出於什麼動機，對麋鹿有特別的喜愛和親近感，也一直在追蹤牠在世間的動態。可能是這種偏愛，在沒動身赴鹽城作短暫逗留之前，就要求朋友將去大豐的麋鹿苑包括在日程之內。北京也有麋鹿苑，可能在潛意識中認爲那是牠們遭「殺戮」的場所，故始終沒有去那裏親近牠們的欲望。

麋鹿，又稱「四不像」，因爲牠臉像馬、角像鹿、蹄像牛、尾巴像驢，總的來說，又誰都不像，故而有此形象化的別稱，讓人遐思。此外，由於牠曾經是文學故事「封神榜」中主要人物姜



（一）三月江南凍雨，我們在奉化溪口。葛一敏走在我前頭，相距十餘步。她對一株掛滿細水珠的樹着迷了，這是棵比較少見的溪考樹（問了當地居民），光溜溜的身子，樹條卻無限發展，展向四周、空中，層疊交錯。水珠細而略長，往下墜着，看着就要掉下，卻如單槓運動員一樣，牢牢地吸附着枝條，花痕微突的地方，掛得更多，嬌滴滴，弱不禁風，假如我用嘴吹口氣，它一定會跌落許多，不忍動嘴。細水珠一點也不亞於霧凇，霧凇太常見了，這個樣子的細水珠，我也是第一次看見。葛一敏說，只有在南方，才能看得見這種水樹的依戀與和諧，她左拍右拍，不放心效果，又央姜念光給她多拍幾張。

掛着細滴水珠的溪考樹，雖已百年，卻仍年輕，它亭立在蔣氏故里門前，它對着一溪江水，溪叫剡溪。這溪，不普通，唐詩裏早就成名了，李太白做夢都要來，「我欲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溪」。李白來剡溪，不是無原由的，他追着謝靈運腳步而來，「謝公宿處今尚在，淅水盪漾清猿啼」。剡溪流了千萬年，不知道流出了多少厚重的歷史。我知道，細小的水珠們終將離樹而去，集聚成水，匯入剡溪，回歸大海。剡溪的另一頭，連着岩溪，溪邊也連着近百年來的中國歷史人文。

（二）岩溪在岩頭。這是一個藏在深山裏的古村，天台山脈和四明山脈在此交匯，溪水在巨大的岩石上淌過，人們依水築居而住。村落雖小，卻是民國歷史上的一個濃重標點，蔣介石先生少年曾讀書於此，這裏也是蔣原配夫人毛福梅的老家，蔣經國的外婆家，岩頭還出過八位國民黨高級將領。沿着岩溪邊的古道慢行，抬眼就見廣濟石拱橋橫臥在岩溪上，細雨中，參天古樟下

（上）

以前去過三次濟南，都看趵突泉。這次時間充裕，決定到五龍潭玩一圈。進東門，往北走，轉過一座假山，剛要掉頭向南，忽見路邊的指示牌上，赫然三個字：「秦瓊祠」。怎麼？這裏有「秦瓊祠」？小時候，可是沒有少聽秦瓊的故事。於是趕緊再向北，穿過一片小樹林，果然有一處輝煌而典雅的建築，匾書「秦瓊祠」。

五龍潭在趵突泉的北側，兩個景區僅一街之隔。在五龍潭公園內，散布着形態各異的二十六處古名泉，構成濟南四大泉群的五龍潭泉群。環繞諸多泉池，形成了龐大的五龍潭泉系，並成爲濟南四大著名泉群中水質最好的泉群。以前只知道濟南有七十二泉，但卻不知道在這七十二泉中，就有十一處名泉，分布在五龍潭園內。

據介紹，秦瓊祠建在秦家古宅的遺址。這是一個難得的好住址，門外有泉，泉中有河，河上有橋，橋邊有樹，樹下有花，花前有蝶。住在這



種地方，真的是神仙一般的日子。在秦瓊祠院內西南角有兩通碑，一通是清順治年間立的「唐左武衛大將軍胡國公秦叔寶之古宅」碑。另一通是近年出土的秦瓊父親「秦愛墓誌銘」複製石碑。據記載，秦瓊的曾祖父、祖父和父親，都曾在地方爲官。所以，他們能夠在古齊州歷城西門外的風水寶地，建起這樣一處私宅也不足爲奇了。

現在的秦瓊祠，位於五龍潭公園北部，佔地面積一千二百平方米，建築面積六百平方米。遙想原來的秦宅，可能比這要大的多。秦瓊祠的整組建築爲唐代風格，是北方典型的四合院布局。其中有正殿、東廊、西亭廊及大門，大門外建有影壁與建築呼應。正殿內有三尺多高的秦瓊塑像，身披戎裝，手持令節，看上去威風凜凜。《舊唐書·秦瓊傳》載：秦叔寶，名瓊，齊州歷城人。大業中，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叔寶喪母，護兒遣使弔之，軍吏怪曰：「士卒死亡及遭喪者多矣，將軍未嘗降問，獨弔叔寶何也？」答曰：「此人勇悍，加有志節，必當自取富貴，豈

麋鹿苑裏話麋鹿

徐貽聰

子牙的「坐騎」，被奉入「神獸」之列，因而名聲大震，在人類的歷史長河中一直很受尊重，與之的其他故事也非常之多。

屬於「鹿科」的麋鹿原產於中國，主要就在蘇北東部的沿海地帶。據傳，牠的鼎盛時期是在殷商時代。由於體型健美、長相奇特，歷代都將之作爲貢品，奉獻給皇家作爲狩獵對象，供皇室消遣，因而數量逐漸減少。「八國聯軍」入侵我國時，將在北京殘留的麋鹿送數幼至外國，致使麋鹿在中國全部消失。二十世紀初，一位英國紳士將散居於一些國家的僅有十八頭麋鹿收養，並以半野生的方式讓之回歸野性，避免了這種動物的滅絕。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期，幾經交涉，我國得以將部分尚存的麋鹿引回國內，首批放養地就選擇了江蘇鹽城的大豐。其後，在其他一些地方也陸續開始放養、繁衍，包括清朝時期皇家狩獵麋鹿的北京大興。

大豐的麋鹿苑佔地四萬畝餘，港汊縱橫，光灘沉寂，自然生態環境優美。作爲「富貴、吉祥、皇權」象徵的麋鹿，重新回到其祖先鼎盛時期的棲息地後，在各方特別是科研人員的精心呵護下，得以迅速發展、壯大，大豐的麋鹿就已由起始階段的十來頭繁衍到如今的三千二百多頭，佔到全球總數的大約百分之四十五。

麋鹿屬於兇猛動物，同時對人類有恐懼心理，參觀者在麋鹿苑內不能自由行走，但电瓶車和船隻可以載運遊客在陸地或水上於麋鹿群中穿行

溪口的雨 陸春祥



▲奉化溪口的蔣氏故居於九六年被國務院列為「近現代重要文物及代表性建築」 資料圖片

的古橋，極安靜，似一幅立體圖畫，一下子就將整個村子的影像啓動，古村，古意。

岩溪裏的石頭，都是體量不等的大岩石，爲河道打底，億萬年前的造山運動，這裏應該是山和石的分界線，土石分離，山水相依，激流從村中流過，那是怎樣一種激盪？

少年蔣介石站在溪邊，一定心有所思。他在此接受老師毛思誠的教導，長達四年。毛老師有舉人功名，也是苦寒出身，儒學功底深厚，教學循循善誘，既以柔克剛，又寬厚相待，講究知行合一，少年蔣學業大進，王陽明思想的烙印，是在這裏打下的嗎？這裏的一切，都讓少年蔣深植記憶之庫，比如這口靈泉古井，他這樣回味：「溪口有剡溪水，雪竇有隱潭水，要說哪的水最好，還是我們岩頭大井潭」。大井潭就是靈泉古井，并有兩眼，裏井飲用，外井澆洗，讓人驚奇的是，兩井雖靠得很近，但絕不相往來。我站在裏井邊觀察，五六個平方面積的井池，泉水清澈見底，略顯淺藍，中有遊魚悠閑遊動。井邊一老婦，傍着門，一臉慈祥看着我們，我走進她家，問她姓，說姓毛，灶邊放着一桶清泉，就是剛從井裏舀來的，毛老婦說直接用來煮飯，她家天天喝井泉。岩頭村大多數人姓毛，祖先來自浙江江山石門鎮的清溪村。

（上）

（上）

濟南城裏遇秦瓊 汪金友

汪金友

以前去過三次濟南，都看趵突泉。這次時間充裕，決定到五龍潭玩一圈。進東門，往北走，轉過一座假山，剛要掉頭向南，忽見路邊的指示牌上，赫然三個字：「秦瓊祠」。怎麼？這裏有「秦瓊祠」？小時候，可是沒有少聽秦瓊的故事。於是趕緊再向北，穿過一片小樹林，果然有一處輝煌而典雅的建築，匾書「秦瓊祠」。

五龍潭在趵突泉的北側，兩個景區僅一街之隔。在五龍潭公園內，散布着形態各異的二十六處古名泉，構成濟南四大泉群的五龍潭泉群。環繞諸多泉池，形成了龐大的五龍潭泉系，並成爲濟南四大著名泉群中水質最好的泉群。以前只知道濟南有七十二泉，但卻不知道在這七十二泉中，就有十一處名泉，分布在五龍潭園內。

據介紹，秦瓊祠建在秦家古宅的遺址。這是一個難得的好住址，門外有泉，泉中有河，河上有橋，橋邊有樹，樹下有花，花前有蝶。住在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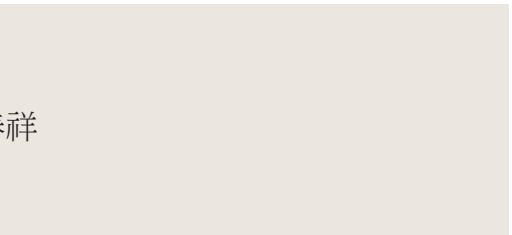
，與牠們間接、近距離地接近，包括在管理人員的監管下餵以少許食物，以牠們喜愛的胡蘿蔔爲主。麋鹿苑裏設有不同的區域，供麋鹿們基本上以野生狀態生活。詢問中，我了解到，麋鹿被關注，但日常生活完全「自理」，也就是說，牠們要自己找「飯」，自己休息，自行交配，自己分娩，自己照顧幼兒。其間，爭霸成「王」的公鹿帶領自己的妻妾和子女自成體系，相對獨立於一塊領地中，直到由於某種內部的原因自行解體。麋鹿因年邁或者其他原因死亡後，都被埋葬，不做他用。

同麋鹿的短暫「親近」讓我意識到，作爲珍稀動物之一，麋鹿是寶貴的、可愛的，人類應該關愛牠們，助牠們以一臂之力。麋鹿從消亡線上的回歸，重現有規模的群體，並在人類的保護下「自行」發展，體現的就是人類對動物的關愛和投注的精力。應該承認，從人類與麋鹿關係的演變中，還能感受到的是人類自己在文明方面的進步，產生人類與動物之間應該有的「共存、和諧」理念和原則的啓示。

統領世界至今並被看成是動物界最高法則的「弱肉強食」原則，是不是該被徹底改變了，至少在人際和人與動物的關係方面？我在問自己。

坦率地說，參觀讓我對麋鹿的好感又增加了許多，還有一些新的領悟和意識，包括我對自然界法則的認知和意識。

「乘興而去，滿載而歸」，完整地反映了我的旅遊選擇。



▲奉化溪口的蔣氏故居於九六年被國務院列為「近現代重要文物及代表性建築」 資料圖片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

（上）